

繪圖鳳凰山

第四十四

衆夫人各歸子女

趙洪英扶命君王

閑言不說書歸正。再將新文接舊文。前詞言及小王事。砍與娘娘細評論。說道聖朝恩命降。使臣已到貴州城。衆官說在前廷候。請旨如何接旨文。太妃見說聞言道。王妃今日聽元因。先王雖有功於國。傲慢難逃忽主君。小王聽說言稱是。輕挽龍袍便起身。筵席未終辭母出。聖意匆匆不敢輕。有司即刻排鑾駕。衆官隨後出南門。四面寶蓋諸侯坐。衆官轎馬後隨跟。行得路程五十里。迎着天朝捧詔人。王子下車伸敬禮。光王從不親迎詔。二世分明勝父親。旌旗會合全行馬。王子升車先進城。運上殿中開聖旨。趙王俯伏聽宣文。漫讀金章榮二世。全輩私言說事因。是從劃土分疆後。年年雨露到邊廷。一頭議論朝前進。長安殿上排香案。兩邊接住甚殷勤。手捧金書不下馬。馬上躬身把禮行。成王門前接天恩。那消一二時辰候。天使朝官進府門。先開玉節顯亡靈。制國唐王趙少卿。更因天子家內親。兩朝歷事多功績。一國匡扶鉄石心。文疏忠政興王室。武耀威風定太平。痛隔仙凡空湘歎。返念大功無以報。為卿兩地嘆表文。留子趙彝同安樂。文華府內表喪文。使朕夫妻親王祭。追贈王爵報功勳。念卿有墳於邊土。再留儀禮到邊廷。上號封為文顯王。差官代朕祭親靈。鶯書文彩旌旗物。再詔後王煥太熱。排酒一棹來尚饗。香帛三獻表朕心。顯親之子榮其黨。又拔鄉家報國恩。寶劍為憑歸極樂。鶯書作據脫幽冥。自從讀罷雲龍詔。成王舉衆謝皇恩。玉節請來南而供。金函開詔再恭聽。剖曰趙某王世子。再連駙馬聖朝親。輔父寧邊乃美政。道聞仁孝得人心。人心愛戴兼推掌。更有功勞于國人。承命天朝承父業。進書王號武成君。旣掌貴州四十郡。永為邊主管軍民。雲南四十一州郡。賜為卿弟管軍民。鄉弟趙彝係嫡出。其母多功在國人。國法當存公道論。恩光豈有不均平。趙彝降嗣身歸底。有業當歸嫡下孫。勅書親姪名匡胤。天朝受命作王孫。旣掌雲南四十一。長大來邊管萬民。八十一州分二主。三百三縣兩半分。

忽見宮娥來稟報。

外庭傳話內宮聞。

可照先王舊例行。

天朝聖命應親迎。

再作年輕初卽位。

天朝聖命應親迎。

出宮相見朝官眾。

洛論親迎上國恩。

再作年輕初卽位。

天朝聖命應親迎。

龍麾鳳節分前後。

擁向前途接聖恩。

雨露接住甚殷勤。

手捧金書不下馬。

馬上躬身把禮行。

成王門前接天恩。

那消一二時辰候。

天使朝官進府門。

先開玉節顯亡靈。

制國唐王趙少卿。

更因天子家內親。

兩朝歷事多功績。

一國匡扶鉄石心。

文疏忠政興王室。

武耀威風定太平。

痛隔仙凡空湘歎。

返念大功無以報。

為卿兩地嘆表文。

留子趙彝同安樂。

文華府內表喪文。

另賜金符碧玉印。卿掌貴州姪掌南使臣即刻宣金勅。

一國今為兩國分。

勅收雲南邊地印。成王聽了冷如冰。

煩惱衆官多不服。

人人氣得面皮青。只有趙王神不改。

端恭叩拜謝天恩。聖旨請來當殿供。

相見天朝体詔臣。謙謙優禮多恭敬。

傳宣設席洗風塵。

委員陪酒天朝使。徐徐退至太和廳。

行禮罷時多賜坐。趙王談笑謂公卿。

不出母舅双公料。

真个朝廷有異心。

勅諭不公當不受。奈何奉表便承恩。

大王一面當言說。

今何處手不言論。

趙王聽說微微笑。再教諸卿聽表心。

大地若真歸弟姪。

孤家怎敢不依從。

只因昔日分疆界。昭宗長生悔趙心。

原在先王難負約。

今朝借弟薄孤心。

若還造次回王命。猶恐兄弟先負心。

孤今可備周全表。

善服唐王無道君。

若還不見洪弘弟。皇上雖勅不奉尊。

先王受業非容易。

敢將土地等閒輕。

王子說聲尤未了。都督及公奏主人。

大王主意雖然是。

奈有天朝使命臣。

特來收去先王印。

善覆唐王無道君。

不納必然來坐罪。兄弟如何治國人。

善則必然來受辱。

惡時弄出大乾坤。

只恐不能成美舉。

難免抗辯是怎生。

成王微笑回言答。

孤今日自有好調停。

只消如此并如此。

善退金碑轉帝京。

衆官聽了多歡喜。

大王妙計勝陳平。

君臣商議良謀足。

王子忠量備表文。

外邊詔進洪明弟。

職掌文書是此人。

洪明下筆如刀利。

父兄殿上掌絲綸。

履前受了王兄意。筆走龍蛇寫表文。

趙王傳令官員去。

十三拜表武成君。

十四中和來納節。

奉到天差景帝旌。

使臣一一從來命。

迎恩駒內去安身。

却說成王到了十三日。大開王府。

全弟兄子姪復帶孝披麻。俾領天朝謚號御祭。

下午時結彩披紅頂冠執玉。拜受天

朝封號隨同兄弟子姪內外親戚。盡皆拜賀。大宴群臣與天使。從此稱為武成王。到了十四日。請天使到了中和殿納

節饋行。自得印官坐殿又還。請上檢收抬在旁恭請赴宴。又送天使金帛十兩。彩綵百端。酒行三獻。天使謝了起程。

成王連忙下殿。差官遠送出城。不知成王用何妙計。

原來密備兩行付符印寶匣。先將一封好印匣放在一邊。

先帝失業逃難失國。一双穿根鞋留筒匣中。放着一道進呈表文。待天使赴宴調換。入鬼不知。善遣天使回京。仍留

趙王妙對天朝使。善遣金牌妙計高敗履納還為印郎。寫王志苦與心勞。武成王子為人巧。笑裏藏刀不露真。不比先王忠直性。何故反成剝王名。眼前善遣金牌去。風不擋木樹不驚。何嘗肯納先王印。納還敗履辱朝廷。詞文再唱武成事。送去天朝使命臣。又與衆官來計議。保境還須早用心。差官傳令雲南去。報命金昌等處聞。大唐天子忘功績。索地虛詞負趙心。降旨各州添守備。天朝人到不開城。若將王命行成到。須當如此待來人。見得上邦王正子。方許開城接聖恩。一道文書連夜發。自然各路盡欽遵。分體已久人心服。不奉天朝聖主人。不言各路官員事。回文仍唱武成君。保境安邦多有道。齊家治國自分明。特奉太妃賢母命。修理南安金壽門。諭意各家諸弟妹。齊迎慈母到家門。論意諂諂須盡孝。各定良時接母親。弟妹自然多受命。月支体膳不容愁。數中只有龍賢國。洪聲夫婦在西京。女兒遠嫁京都地。不堪獨自出宮門。只請同歸金壽府。夫人賢國不甘心。差人達意王長子。乞念先王面上情。要詔洪聲夫婦轉。并詔昭華龍秀森。奉旨百年為壽靠。不堪左右少親人。武成聽說微微笑。回言稟上太夫人。太夫人諭孤當奉。即使差人上帝京。只恐洪聲不肯到。也難扭鎖轉回程。轉回不奉君王命。又恐君王問罪名。夫人素有賢名著。何悲左右少親人。先王遺下兒女眾。人人俱可奉夫人。現有洪文三王子。高堂少有太夫人。夫人也有龍家女。與着東華姑姪稱。夫人若是無嫌意。當教王弟奉夫人。若還不願歸三弟。漫漫消停再理論。不妨且住東華院。必不無情催起身。奴婢見王言語厲。不敢多言便起身。回宮一一來回攬。夫人聽着自評論。可奈武成王長子。話語之中盡刺心。眼前多是他人勢。吾今安忍與他爭。不如權到洪文府。恩愛待他作自生。媳婦亦是賢良女。至親諒勝似他人。夫人想罷重差使。外邊達意武成君。雖然不是親生母。侍奉之間要小心。洪文受了哥哥命。奉迎賢國到家門。夫人悲戚宮中寢。歸子三子趙洪文。月支俸膳王凡賜。奉養夫人勝嫡親。詞文少表龍賢國。從頭歸結衆夫人。漢國夫人許氏女。親生有子趙洪雲。奉兄之命迎歸母。自然尊孝不須論。夫人細戴宮中寢。俸祿王兄賜工門。更唱夫人周文國。親生有子趙洪明。

妻是朝官方某女。王凡殿下做公卿。智掌百官鑄印局。奉凡之命亦迎親。夫人戴寶歸兒府。上慈下孝兩承平。月支俸膳王凡賜。富貴榮華樂暮春。更有兩華八郡主。佳婿肅和有孝心。更有夫人呂楚國。單生兩女不生男。郡馬史金并武義。兩家爭奉太夫人。爭論之間成了氣。武成王子得知聞。詔到史金并武義。為他兩個議和情。悉將楚國宮中有。當殿均分兩姓門。檢點奇珍無甚數。楚國夫人非得意。何況宮中冠寵人。國庫不盈皆為此。武成想罷微微笑。說與雙双妹婿聽。均分內業當和好。春秋分奉太夫人。從今不可相爭論。至親豈可結仇心。史金武義遵王命。兩下修和把禮行。拜謝武王全領賜。史家先奉太夫人。楚國從命歸兩婿。先結紅相玉笛人。太妃也退南安去。帶了達東五院人。南安宮內寢如錦。十分富貴隔凡塵。恩同母女心無二。情比姊妹勝三分。武成奉母歸南附。妻妾遂歸大府門。史家先奉太夫人。楚國從命歸兩婿。先結紅相玉笛人。王有夫人十二院。數中只罷姓崔人。非因美色邊恩寵。只為才多得王心。能與大王參國政。批文發落勝朝廷。武成為此多恩寵。禮與公主一般全。其外夫人十一院。大王恩寵盡平平。娛情不比先王盛。酒色縱來不在心。一旦為王承父業。恭敬仁義重聲名。臨朝勤政多英畧。好賢禮士重斯文。自知道近唐天子。恐加斧伐早生心。踰馬操兵修戰器。無心北面待唐君。不比先王忠義質。親自爭天奪地心。漫表武成心變了。已經收結眾夫人。有事話長無事短。詞中且接貴州城。言來又還義安事。聽唱文華府內情。宗令趙君仁孝重。生來孝德感天廷。他今無心求富貴。天心受屬不由人。已生建業闢基王。又降齊天真命君。宗令夫人杜氏女。真龍在腹要臨盆。且喜真人不露相。福主臨凡不受驚。天破有瑞分行散。百靈保佑太平春。文華府內多無事。祥瑞天公遠示人。天復十三年八月。北半山下現麒麟。五星捧月照人目。南京城內鳳凰鳴。七月下旬甘露降。月華五彩色光明。只道國家生慶瑞。不知祥瑞屬明君。詞中少未聞嘉語。再唱文華府內人。時逢八月初開朔。夫人杜氏少精神。急詔降生并乳保。高堂報與太夫人。正遇辰時三刻正。天宮降下紫微星。張太夫人房內坐。得像之喜不非輕。差人報喜宗人令。表中不用報諸親。杜氏平安休細表。孩兒生得貌如神。龍姿鳳質非凡相。舜日堯眉玉琢成。

不言房內生兒事。聽表宗令趙洪弘。自從居喪來守制。未曾府內伴夫人。時逢八月初開朔。算到親喪百日臨。料道朝可消起服。自然不人要辭靈。孝心未懈思親念。正在添香拜父靈。抬頭一見親生子。大步前來叫父親。說道母親生了弟。請爹同去看娘親。洪弘聽說何曾信。父子正當言語處。忽然院子跪墻庭。說道夫人生貴子。特來報喜相公聞。洪弘見說真情事。覺得心頭吃一驚。既是夫人生有孕。一向如何不與聞。我今正效長生法。改色親賢遠婦人。有意種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陰。謝天又得姣兒子。忘却何時種福根。弘洪俯首從頭想。煩惱王孫性急人。代父宣言知道了。財帛司堂領賞銀。院子聞言忙叩首。王孫抄手告爹們。匆匆喜色家門幸。子孫祥盛祖宗靈。爹爹且請開懷抱。乞把眉頭放幾分。房中快看親生弟。未知賢愚何等人。說罷牽衣忙使走。煩惱王孫性急人。孩兒性急尤如火。父乃偏偏冷似冰。徐徐除下粗麻服。徐徐除下粗麻服。慢慢披袍別父靈。方才挽了孩兒手。欄杆曲折近重門。百日不曾來內府。今來奴婢盡遙迎。直造蘭房來看視。侍兒飛報主人臨。張太夫人添孫喜。宗令來前把禮行。引上孫兒添父喜。宗令回言托母親。太夫人道孩兒福。太夫人道孩兒福。一番禮畢坐分賓。回身使人夫人帳。慰勞之意甚殷殷。乳娘抱出親生子。洪弘一見喜歡心。芝眉退去雙黃鎖。芝眉退去雙黃鎖。黑髮長眉龍出海。光明細眼鳳朝雲。一身衣盡乾坤福。一身衣盡乾坤福。王孫匡儀從旁看。含笑將言告父聽。王孫匡儀從旁看。含笑將言告父聽。爹爹自喜親生弟。爹爹自喜親生弟。此兒長大要爭人。此兒長大要爭人。只恐母親偏愛弟。患將吾有付他身。宗令笑言無此理。兄弟如何起妬心。張太夫人聽此語。笑道王孫奶奶身。親生幼弟年輕小。須知母親愛你情。雖只小兒言一句。果應將來大事情。愚人那曉天機事。聖祖天聰早見明。玄機洩漏無人曉。目前反笑趙王孫。誰道無情兄與弟。張氏夫人謂長孫。說道爹娘須愛你。你娘決不使偏心。洪弘也是微微笑。放下親兒抱長男。添丁真是無窮喜。丟下私心哀毀文。重賞穩婆并乳母。傳進衙中總事廳。喪中雖不排華宴。至親亦應報添丁。安排香禮醉天地。取名匡義二官人。五代亂生龍來趙。一双真主降天廷。龍降文華人不識。留集忠臣孝子門。詞文再表唐朝事。國祚良時出佞臣。

昭宗皇帝龍情懦。榮寵朱溫十二分。十奏九依不必說。朝事重托不疑心。有入奏朱溫過。逆耳忠言總不聽。日去月來容易過。朱家在國已根深。昭宗一見思量起。念及文華府內人。宋令兄弟喪已滿。丹書起服入皇門。趙家接得朝廷旨。次日歸朝謝聖恩。君臣會面春風轉。官還舊職在朝門。洪弘仍入宋人府。持掌金枝玉葉人。洪聲仍掛將軍印。兼知樞密侍郎君。昔日正堂夏侯潤。今來正位是朱溫。切念父親遺命重。洪聲忽地心中想。明朝要去見朱溫。曾說朱溫是禍根。此去見他須加禮。明朝置酒請堂尊。酒中伏毒喪他命。不負先王報國心。今日端恭親見我。吾當優禮待斯人。想罷朱溫忙去接。偽班恭敬對洪聲。想罷洪聲心內喜。退朝便去見堂尊。趙某現今居此職。重蒙降禮不安憲。朱溫拱手回言答。將軍不比是他人。賢主之後椒房戚。下官安敢妄稱尊。道罷謙謙多禮貌。延歸堂上坐分賓。衆官跪獻茶三道。洪聲拱手告堂尊。明日文華開小閣。今特前來請大人。不負全堂忝近侍。得蒙金諾足叨恩。朱溫當下便依允。那曉其中有害心。大喜洪聲忙告退。歸到文華好用心。庫中取出鶴頂血。受意當廷侍酒人。吩咐天機休洩漏。事成定賞一千銀。司酒受意無推托。原是洪聲心腹人。姓白名玄多能幹。主人重用近身人。明日用他來獻酒。為因心腹又多能。洪聲又把害溫計。密告洪弘五弟聞。宗令聞言心內懼。勸兄此計且休行。須把明鎗來刺賊。不可暗箭亂傷人。事若不成來識破。雖是王親有罪名。事即成了亦有罪。朝廷正寵姓朱人。況他現有真虎子。而且尤多羽黨人。雖然父親遺命重。四哥莫可亂生心。洪聲忙道弟休慮。愚兄便死也甘心。一來父命千金重。二則朱溫勢已深。眼前不平圖是事。日後亂國悔無從。洪弘見說無言答。只得由兄作主盟。一夜詣文休細表。文華此日早鋪成。華筵勝設松筠殿。弟兄冠帶集賢寮。不請滿朝文共武。只請樞密省中人。首推尊席朱司馬。侍郎以下衆司廳。千層華筵如錦帳。教坊承應聽洪聲。候門禮節非他比。頂真下禮主人尊。司馬雖然居首席。敬禮謙恭二主人。一杯酒進無言語。二杯酒過盡虛文。不覺酒行三獻時。白玄奉上紫金瓶。就手先斟朱司馬。抬頭忽見紫衣神。舉起金釅聲大喝。白玄驚倒地中心。

金鞭着地傾翻酒。口中大喊有天神。滿席自然都看見。洪聲兄弟卓然聳。白玄半晌方蘇醒。洪聲假意發雷霆。
大罵白玄敢犯客。扯跪陪前問罪名。回身急請朱溫罪。兄弟端恭把禮行。說道失儀該有罪。大人海量乞原情。
朱溫識破其中意。滿面漲紅便起身。筵席未終忙謝酒。含怒生嗔別主人。兄弟再三留不住。只得殷殷送起身。
去了朱溫人一个。眾官謝酒各抽身。洪聲也不留陪客。連忙催散衆家賓。一事嫌疑人盡見。天敗元機事不成。
古云一紀為天子。保護隨身有福神。有神保定梁天子。徒費洪聲一片心。朱溫命註親兒弑。趙邦父子枉勞心。
少表閑言歸正傳。弟兄各散進書廳。洪聲打下金瓶酒。非敢無知不小心。洪聲大怒何曾信。沒用奴才誤事情。
白玄一一從頭說。朱公保護有天神。神鞭打下金瓶酒。聽你設下無双手。恐勞曹操佩刀恭。喝把白玄來杖死。留下將來是禍根。休將人命當泥塵。洪聲被勸方回色。無用奴才罵殘聲。叱退白玄姑免死。家奴叩謝下階廷。
果然厚德宗人今。每每仁慈救衆生。積善古云天不角。餘慶綿綿貴子孫。洪聲展展心中悶。不信朱溫福分深。若據白玄如此說。日後知他何等人。難怪先君稱國患。如今令我也驚心。
洪弘見說將言對。四哥你且聽元因。若說朱溫人一个。外貌觀來無惡心。不識先王何切齒。吾心却是不分明。
雖是先君遺命童。萬事須存公道心。冤家宜解不宜結。四哥不可亂生心。非是無知道父命。也須明正處朱溫。
雖然要害朱溫命。尤恐先君慢聽人。察出奸心并惡跡。奏上君王作主盟。暗算陰謀非正理。上千天怒事難成。
堂堂正正行將去。諱諱青天作主盟。洪聲聽說微微笑。緣何賢弟枉聰明。須知不是仁良輩。若言先父非他比。
莫道朱溫無惡相。此時奸意未伸明。外忠內佞最深心。而今漸漸生頭角。一世英明善識人。
既是陰謀非正道。弟當明上去當心。此事緩圖難造次。探他之意好施行。道罷別兄回府去。私思不悅四哥身。
宗令聞道稱說是。父命如何不在心。雖然要重先君命。詭計陰謀豈可行。詭計不成反誤事。被人知道怎為情。
不言宗令心中事。詞文再唱四哥身。送去五弟心中想。自歎今朝枉用心。此計不成當再計。難道從此罷了心。我本與他無眷想。要遵父命殺朱溫。

一回思想難成計。且將花酒解煩心。想罷掌燈回內府。去作南唐行宮人。不叙文華兄弟重。且談司馬姓朱人。分明識破陰謀事。從今留意對洪聲。我本無心傷虎豹。那知虎豹要傷人。有仇不報非君子。也須探過趙洪聲。雲貴趙王令已死。正梁既倒屋將傾。但看使臣邊上去。洪英之意若何能。若是君臣來結怨。中我機謀稱我心。未溫展展心中想。暗箭難防事怎生。報仇更欲傷他命。奏為臨清軍望久。可着洪聲去練兵。君主准了朱溫奏。即時降旨到洪聲。洪聲接了朝廷旨。不敢推辭便起身。子母夫人都不帶。親軍家將一全行。將軍領第三杯酒。內衛作別衆夫人。又來拜了張慈母。此日洪聲身去了。朱溫司馬得安心。暫調猛虎離山去。謀害還須再用心。留他在世終有禍。慢慢須思除此人。不誅朱溫存惡念。再唱宗令趙洪弘。一時送了哥哥去。眼前未免冷清清。朔望問安參婢娘。此後堪作朝廷主。任我專圖大事情。回朝便弄妓兒子。愛惜如同掌上珍。孩兒生得非凡相。比了哥哥勝幾分。父親愛似心頭肉。母親愛如掌上珍。洪弘縱有煩心事。獨掌文華尺一人。宗令自從生次子。思親之念減三分。七月便知言共語。聲似流泉响又清。洪弘縱有煩心事。獨掌文華尺一人。宗令自從生次子。思親之念減三分。七月便知言共語。聲似流泉响又清。見了二子便開襟。長子玉孫今五歲。秀出驚天動地人。面似重棗生紫氣。雙眉豎起虎威生。生就一双龍鳳眼。口方鼻直齒如銀。好勇常常騎竹馬。用武時時接棒行。五歲能舉十動物。一身驍勇是天生。懶讀孔孟三千冊。愛看孫吳七略文。慷慨天生豪杰性。禮文精細幼常聞。出言有道人難及。作事機謀勝老成。因此父母心愛惜。容縱孩兒十二分。天恩親勅王孫職。文華長幼呴王孫。王孫若要攀星月。宗令差入上天行。王孫要捉天邊日。宗令親將羅得擎。天生創業開基主。自幼頗多奪勝心。父母嚴容無忌憚。文華一府獨稱尊。洪弘愛子真無比。事無大小遂兒心。說長安千里之地。最貴鮮魚。魚中最佳者名曰銀鯰。然出在漢水中有之。司官受御膳者。每日只有兩尾。有司進貢光祿為御筵之用。王孫非此魚不飯。宗令欲遂子願。每向光祿乞魚一尾。近日欽調長陵掌事。宗令有求不可。宗令起早使人截於當路。雖得分魚。久為長陵所知。乃奏之天子。要究責貢魚官之罪。宗令不忍遺福他人。因在御前。

偽稱恩母愛魚。臣不能卧水得魚。今冒死向貢魚者分得一尾。罪實難逃。昭宗付之一笑曰。卿母是朕岳母。何不奏明。乃反向貢魚者乞魚耶。遂降旨貢魚司。以此為例。分給文華。宗令謝恩受命。長陵慚愧知之者。莫不笑宗令愛子。偽託孝母。後長陵又將宗令之詐奏聞天子。帝亦不罪。一日上魚。適值宗令侍膳。帝即指魚戲謂宗令曰。欲食佳魚。潤子腸。却將恩愛比王祥。宗令聽罷。俯首赤頤。帝乃大笑。

君王因寵宗人令。知過何曾月罪名。長陵空用無情計。却將細語奏王聞。洪弘愛子真無比。上聞玉子下聞親。宗令愛子情如此。好把前人襯後人。可憐宗令忠君後。孫兒難免受欺凌。王孫好似忠山竹。一節黃來一節青。不說洪弘能愛子。再表朝中大事情。一十三年正月望。南宮聖母病臨身。昭宗仁孝多哀毀。哭損龍顏欲斷魂。自然奉喪依國典。百官文武舉哀聲。封為孝懿聖皇后。配牌先帝懿宗君。遍行宸詔周天下。普天之下奉喪文。一切國典休細表。詞文先結舊君臣。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休言太后歸仙去。再唱文華府內人。不覺時光容易過。又逢冬至一陽生。洪弘設宴迎冬至。母妻全坐飲杯巡。二郎匡義生三月。父母說話已知音。龍姿秀美真無比。玉樹奇花畫不成。乳娘抱在庭中坐。洪弘愛似玉麒麟。張太夫人心中喜。手執美酒與玉孫。眼看次孫生又好。不覺忘了念亲情。夫人杜氏庭中坐。也愛孩兒第二人。一席酒闌更漏永。洪弘送母轉房門。夫妻攜手歸房歇。一宵無事又天明。今朝更覺房中冷。添上衣食出房門。五更坐馬朝天子。時逢冬至賀明君。五鳳樓前高鱗彩。黃金殿上坐明君。天子坐朝行國典。梅花腊酒宴群臣。各帶朝官謝聖恩。忽有黃門來奉事。雲貴趙王遣使臣。細奏趙邦新定主。親還宣詔禮殷勤。獻上收留符印寶。謝恩表章一同呈。侍臣接上鋪龍案。昭宗皇帝悅聖情。雖然不敢朝丹陛。現到朝前候午門。昭宗一聽忙傳見。金牌引見送表人。白玉階前朝禮罷。伏地從頭細奏君。且喜趙王知順逆。比來其父勝三分。天顏有喜添高興。御手開函看表文。表中只獻承春碗。不將符印表分明。君王當下生疑忌。即開印匣看分明。侍臣奉旨忙抬上。揭去封條三四層。衆官文武同觀看。天子親來看假真。不看之時猶自可。看了之時也一驚。匣中沒甚符和印。兩庄物事在心中。印匣之中双履在。尚書遺物納還君。

頭穿底落多狼狽。分明認得那事情。符匣之中一道表。黃綵捲好却瞞人。君王一看渾呆了。衆官見了亦皆驚。使臣驚得如天打。伏在台前難作聲。此刻洪弘公在殿。他今嚇得汗淋淋。丞相大臣全啟奏。且看表奏怎區分。君王大怒無心看。却是蕭公讀表文。上寫藩臣趙國某。表奏天朝工圖開。深感聖恩君情重。勅將父業弟兄分。欲將父王符和印。冊臣之位封王孫。王孫雖聰難知政。符印仍留在貴京。欽承劃土分疆界。家中無煩担聖心。天心若果存公道。乞容弟侄到邊廷。願將父業全歸弟。一國難教兩國分。不是藩臣逆聖旨。痛因不易得雲南。蕭公讀罷成王表。氣得唐王不做聲。金龍位上抽身起。手指南方罵使臣。寡人承運為天子。龍神草木總來尊。四海五湖皆朕業。敢把公私與朕爭。強詞奪理行脫計。罪在難容不可論。天威大怒唐天子。要弑台前使命臣。君王大怒來宣勅。令下牛門斬使臣。震履何由稱待印。冒濟欺君合計文。辱命無能先有罪。斬首號令到邊廷。待朕出師加鉄鎚。問罪欺君趙武臣。御前驚壞宗人令。趙步台前來見君。逆臣臣兄該萬死。罪名不在使臣身。望王且發江津德。臣願即日到邊廷。面見臣兄來治罪。收回府印乞開恩。逆臣臣兄該萬死。便加斧鉞且消停。乞憐臣父公于國。得免金鈞莫大恩。道罷去冠煩叩首。君王不肯恐寵情。當時喝退宗人令。天威即日要加兵。王旨親問文共武。誰人為朕去捉兵。擒得洪英來見朕。官工加官職不輕。君王殿上連聲問。眾官無人敢應承。昭宗皇帝龍顏怒。大責朝中武共文。太平時節練官小。國家有事各貪生。諸卿不敢提兵出。寡人親自到邊廷。君王大發雷霆怒。忙壞元臣老鳳鳴。執笏上前來啟奏。願王息怒聽為臣。問罪趙邦非細事。誰人造次敢應承。容臣明日開黃闈。斟酌能員選武臣。君王含怒依卿奏。勅諭元臣早用心。逆臣如此無臣禮。寡人難受此欺凌。觸怒君王加斧鉞。君弱臣剛豈不聞。不思富貴榮華足。滅亡自取亂倫臣。君王煩惱轉宮門。駕進內廷朝會散。衆官各自轉衙門。莫言家國兵強勝。帝是君王你是臣。洪弘當殿心難忍。喝退文華出了神。怒恨王凡來逆旨。不遵君命亂胡行。不遵君命亂胡行。君王煩惱轉宮門。駕進內廷朝會散。衆官各自轉衙門。漫言宗今生煩惱。聽唱元臣老鳳鳴。你是識時稱俊傑。為何今日不分明。聲名一敗修不正。許多功績化為塵。御前領了千金担。歸開黃闈議興兵。六部九卿都詔到。相公舉口諭諸人。提起武威逆旨事。神人共怒亂倫臣。

雖是趙邦人馬衆有事文武共盡心。食君之祿終君事。誰人為國去提兵。衆官被問同離坐。高抬袍袖叫元臣。非是貪生不奉勦。大事須當量力行。日下武成雖有罪。當日功臣在國君。敗履獻來多有意。算來未可便加兵。況且武成他在國。一時難以伐他。干戈弄大難收拾。恐防社稷不安寧。公今掌國為丞相。當把良言勸聖人。鳳公聽說回言答。此言誰敢道天庭。老夫雖不知時勢。朝廷盛怒不由人。好歹揚威加斧鉞。方是諸公為國心。畏刀避劍非良士。豈容辱國亂臣人。衆官聽了無言語。面東人對面西人。此日朱溫全在座。他今識時不開聲。豈知輕挑千斤担。那有真心為主人。只恐亂邦來作禍。且將冷眼看朝廷。一片奸心深似海。不到其間不用心。不說朱溫心內事。且說無人肯用兵。相公煩惱重又問。忽然閃出一金親。說道不須勞士馬。吾有良謀擒武成。長陵見說忙趨近。提起羊毫筆一根。寫在掌心呈意見。相公看了且從聽。君王退坐含動殿。赫赫天威怒不平。不恨趙某來逆旨。只因敗履懾人心。正是君王心下想。侍臣奏到一双臣。不知所說何人至。下回之中細評論。

第四十一回

宗令巧計留柴子

洪聲暗箭射朱溫

詩曰

五龍降世已多年

挽海翻江在目前

奸邪在側君不曉

啾啾野鬼哭山川

拋去散言書歸正

詞文接上再談論

前詞言及唐主事

深恨行奸趙武成

忽見使臣來奏本

朝前來了兩大臣

丞相長陵同見駕

玉音便詔上龍亭

二臣見君行禮畢

君王開口問元臣

黃閣議人曾有否

此事須當早用心

當下公卿從頭奏

細將公議稟君王

今有長王來獻策

不勞將士去提兵

趙某雖是違王命

到底原來是臣倫

敗履獻來深有意

自將舊跡感天心

吾主若肯開恩典

免加斧鉞亦皇仁

此計看來亦可用

差官賚詔到邊廷

明年降旨朝京闕

不怕他身不到京

那時安手來拿下

納土方才放轉行

目下娘娘畏未滿

喪中未便動刀兵

二來天下承平久

六軍將士未齊心

萬事縱圖休造次

趙邦豈可以他入

君王聽罷龍顏變

叱退胡言亂奏云

敗履獻來辱朕甚

反稱舊跡是何言

可恨滿朝文共武

更無一個顯能臣

貪生怕死無忠意

枉待多年將士心

朕為萬國衣冠主。詭計陰謀不可行。明加斧鉞方為正。虛詐安能教國人。所呈說計無中用。免勞卿等費深心。既是無人勞國政。明朝前治罪名。百官文武多傳奉。朕便都城出榜文。招求賢士勞國事。另取英才輔寡人。天下豈無忠義士。四方必有幹邦臣。一個趙英無可制。寡人何面管乾坤。君王說罷重重怒。叱退長陵與鳳鳴。天威未息難言語。一夜分明氣不平。五更早早臨朝去。數罪朝前眾大臣。降旨一齊俱俸祿。更連降級老元臣。却說幕臺因衆官不能奉勅征討趙邦。衆議不合。大發天威滿朝問罪。從丞相起。下至六部九卿等。一例都降三級。儘係一年。是日又降旨禮部。差蕭禮為招賢館選文。朱溫選武。候皇太后奉滿。斧伐雲貴。二部領旨而退。正是。

天子坐朝親罰衆。衆官服罪帶憂心。專候二部招文武。大起干戈伐武威。朝前非是無良將。為人須要得知聞。十數年來時未遠。朝內須知是舊臣。大半趙王來監立。未免私心為武城。因而不去勞王事。只願調和不調兵。君王那曉諸人意。因而選武又招文。有心袖手諸文武。廄廟難無起意人。可惜昭宗唐景帝。一時盛怒不容情。特命朱溫招勇士。天使梁王羽翼生。殺身亡國皆由此。却是君王自再成。結怨趙邦無救應。無端斷送錦乾坤。朝散退歸宮內坐。聖意三思自忖論。雲貴武成趙後王。有關懿戚九重親。王后若是知此事。前來阻朕乞寬情。若是感於夫婦意。使朕天威正不成。畫虎不成反類犬。寡人原是要堅心。明君割愛方成事。豈容笑壞滿朝臣。自從那日來叱退。未去朝中見聖人。只因一氣身成病。臥在書房不起身。回上病呈求寄息。君王准許不來尋。雖然卧病文華府。朝中之事盡知聞。知得君王行大舉。無力調和悶在心。只怪王凡來逆旨。休怪君王要頂真。心憂家難多成病。醫生調治不能離。愛靜不去歸內府。人員服侍在書廳。長子忽然來問病。奉娘來做問安人。雖然年幼多聰俊。立在床前問重輕。見父不住長吁嘆。開口將言問父親。有幸祖先餘德好。官高爵顯在朝門。有病只宜尋快樂。父親悶悶為何因。洪弘此際聽兒問。執手攜兒說事因。只因伯父行無禮。觸怒當朝聖主人。大動干戈加斧伐。吾今因此帶憂心。當時細說朝廷事。王孫聽了眼圓睂。遙遙指闕聲聲恨。無道昏君罵幾聲。

洪弘一聽忙叱退。無禮狂徒是你身。當時不與多言語。吩咐孩兒轉內廷。一攬你娘休掛念。吾無大病免憂心。
王孫不免將身退。宗令依然坐床食。不覺又經三五月。忽報君王駕幸臨。原來昭宗知舜病。挽回無法苦憂心。
天心寵幸宗人令。特地前來安慰舜。輿車便眼前來到。門官飛報主人聞。洪弘火速披衣起。不道君王已進廳。
君王緩步來書院。宗令趨伏在塵迎。奏道不知聖駕到。失於迎接罪非輕。君王一見微微笑。就手輕扶助起身。
因說愛卿多病恙。白面微黃失了神。洪弘奉命和衣睡。病中無力強逢迎。紫袍袖襯蓮花面。背倚水鑑織錦綉。
病態姍姍無力氣。強將言語對朝廷。君王一見情如此。聖心痛愛即時生。紫音便把愛卿呼。看卿病勢不為輕。
不知此病因何起。莫要為朕不從卿。若說你哥人一個。上無天子下無卿。獨吞父業欺心甚。少有同枝共氣情。
在你正該同伐罪。反為勸朕是何心。阿凡奸險無情理。未必他心是你心。今日勸卿休作怨。善保平安愛惜身。
兩邊太事卿休管。不須跳入是非門。卿是讀書知大禮。不可私心怨寡人。洪弘聽說忙陳說。怎敢輕生怨上心。
痛自父亡體全惜。只恨親兄負罪深。自取滅亡偏逆旨。身加斧鉞罪非輕。深感聖恩分連繩。罪名不到小臣身。
愧臣少有調和力。大事從今不敢聞。惟願臣兄知進退。從今服罪感皇恩。斧鉞到邊來受縛。免教玉石一全焚。
君王聽奏回言答。舜卿你可放寬心。若說你哥人一個。勢力如山勝寡人。寡人有旨無人奉。不知成敗若何能。
足見人心惟你好。寡人決不讓武成。若是天心原屬朕。待卿之意可能成。只恐你哥剛烈性。恐卿不得討人情。
莫言手足親情重。須防同氣不同聲。洪弘聽了君言語。恐觸天威面工生。當時不敢多一語。端肅驚惶倍小心。
答道臣兄該萬死。獲罪迷天不可論。君王聽奏龍情喜。坐近舜卿慰愛卿。撫體道言宜保重。又勑醫官好用心。
一日盤桓直到晚。方命起駕轉宮門。

說昭宗來到文華。知宗令病。供奉自酌。乃勅光祿司。凡御用文膳一切恩賜。又知宗令患食松江鱸魚。長安市上不可得。只有御園太液中有此魚。帝親臨池制水捕魚。止得一尾鱗甲燻爛。遂用堂官養魚送於文華。
不言天子恩波重。再談宗令病中身。有恙在床一個月。妃妾日夜不安寧。遍請虛醫及扁鵲。着意調和病減輕。養息來朝歸內室。偏偏遠歌在書廳。日去月來容易過。不覺臘盡又逢春。

不談趙府文華事。提起謀反暴逆人。聽唱朱溫三父子。歸家別駕在朝門。朱溫奉了朝廷旨。廣招勇士作將軍。此公早有飛騰志。立身廊廟更留心。今來機會真難得。父子三人日用心。假得王命招心腹。盡結同心共死人。薦援在朝同輔帝。明受唐恩暗助溫。唐代山河該要換。昭宗皇帝聽奸人。只因為了成王事。朝中去舊用新人。新臣多伴朱家黨。從今朱勢大為新。看看過了新元節。正要興兵伐武成。忽然五處干戈起。文書告急上皇城。海賊高麗來入寇。兵犯雲陽一座城。浙西越地皇裔反。強賊居邊害萬民。西北契丹朱人寇。同時反了新將軍。當收文書投玉座。昭宗天子大驚心。只見軍兵空內外。相公急得亂紛紛。滿朝文武三千衆。少有驚天架海臣。只有朱溫人一個。却有安邦保國臣。若要遣將他為主。多勇多才悅聖心。天子見他才出眾。大權俱付與朱溫。若說朱溫人一個。生來治變有才能。只是大唐王氣盡。朱溫沒有好良心。知得國家要壞事。暗謀大事起奸心。奸雄奮起爭時勢。且將本領顯才能。說天復十四年。天下反亂丞相鳴。老羞不能調和國事。遇事倉惶。一路告急天子大驚動。問朝宮誰能安邦定國。御弟長陵王友稱六部朱溫。天子立招朱溫見駕。朱溫便一力擔當。細奏方恩命長子友貞去平海賊。次子德貞去退契丹。溫弟朱良去退黃巢。車騎將軍梅泰去討金陵。郭彥威又移動越州。即命趙王錢鏗平。朱溫獨用兵機事。官員多用自親人。此公原有開基手。御前奏對有才能。定國安邦多智恩。昭宗皇帝謹依從。朱溫任了提兵事。君王加職顯朱溫。現為六部尚書職。加封太子太師名。漫表朱溫來奮起。詞文提起趙洪聲。當日奉了朝廷旨。總督臨清操練兵。新正便可完王事。就該覆命進京城。只為朱溫來阻隔。因而無事在臨清。聞得國家滅反叛。洪聲好勇願提兵。且表人朝未使用。權在朱溫不准行。洪聲悶在臨清地。欲轉文華恨不能。後聞朱子提兵去。洪聲煩惱在臨清。付書去託洪弘弟。煩吳朝守奏聖人。只為青春難坐怠。願勞汗馬取功名。詞文按下臨清事。再表文華養病人。宋令原非風火病。憂急成勞病在身。口吐鮮血為兄長。懨懨焦疲少精神。老病身無經濟任。病軀帶力輔朝廷。養息不朝宣殿主。朝廷大事懶於聞。忽然接得洪聲信。扶病歸朝奏聖人。呈稟四哥來意切。願勞王事報君恩。昭宗聽了回言答。願已來遲事怎生。五路大兵都已發。未分勝敗半添兵。

難得你哥心報國。且看有用用他身。洪弘受了君王意。用書回覆不須論。從此洪弘朝天子。強支病體伴朝廷。因見朱溫權勢重。忽念先嚴庵在心。忽然又接四哥信。更煩賢弟奏朝廷。練將操兵多已畢。理當復命進京城。聖恩不降因何事。使凡空住在臨清。乞弟御前來探信。要求欽取辟王城。宋令接書知兄意。次日朝前奏聖人。啟奏阿尼來授意。請王恩旨要回京。昭宗皇帝依卿奏。便傳旨意招米京。朱溫知道忙來阻。丹書已下紫堂廷。御前點立宗人令。不便多言奏聖人。不說朱溫心上事。君王朝散進宮門。隨鑾奉御宗人令。傳宣令進內宮門。天子見葬初病愈。十分愛惜重施恩。不將王事勞卿辦。御寵儀禮免卿行。帶進宮中無別事。看花飲酒樂心情。見葬病損蓮花面。問知病體可除根。聖意十分多愛惜。御前十奏九依聽。因此病由為凡起。聖恩開導諭葬詞。文漫叙君臣好。再言詔命到臨清。洪聲接旨心歡喜。即忙起馬轉京城。郊迎護送休多表。進了王都苑錦城。晚聞不去朝天子。竟轉入華大府門。洪弘率姪迎兄進。後堂叙禮甚殷勤。兄弟分離已數月。自然道喜非輕。說罷洪聲歸內府。嫂妾美妾接東君。長子國庚年十一。二郎匡慶也知音。三子四郎年尚幼。四個孩兒接父親。接待夫君禮殷勤。全歸綺閣房中宿。先盡夫妻恩愛情。一夜話文休細表。明朝覆旨見朝廷。操兵鍊將勞玉事。花紅御酒賜洪聲。紀錄加封官一級。官還舊職在朝廷。君王在上加恩典。將軍喜好謝王恩。朝散君王歸宮內。洪聲退出紫禁門。匆匆回轉文華府。兄弟拜見大人。張太夫人的心大喜。禮請嫂兒兩個人。特命祿司茶設席。殷勤款待洗風塵。王孫也在筵中坐。宋令傳兒進酒樽。先進祖慈張太郡。再獻洪聲伯父身。回身又進父親酒。進退端恭禮法深。洪聲見了頓喝彩。傳盃弄盞到更深。方才謝酒來回府。更玩婆情悅滿心。六房愛妾頻施轉。自然久別勝新婚。漫說趙府家廷事。聽表中間一段情。五代殘人方出現。今叙周漢兩代名。自古一人來造反。禍連九族受非刑。現在堂陵來反叛。彥成名字郭將軍。眼看勢大來征戰。未分勝敗與交兵。彥成妻是柴氏女。妻弟名稱柴進文。官受清和為大將。為官清正是能臣。夫人乃是劉氏女。單生一子叫柴榮。只為彥威來造反。王朝收擎逆黨親。柴公正是姻親眷。一門良賤要延刑。柴公懼罪為僉屍。夫人懼罪畏波心。單單榮犯柴公子。總冤來都受罪名。公子年方十二歲。飄飄儒雅一書生。

面如傅粉真才貌。目秀眉清畫不成。兩耳垂肩手過膝。聲音洪亮實異人。未臨盆時先有兆。白龍盤在卧房門。
天生聰俊真無比。孝敬仁慈十二分。九歲能文人莫及。今日十一進牆門。今日冤屈遭連累。收在天牢做犯人。
都是一朝賢英主。合家在京佐唐君。而今囚在天牢內。不識誰來做救星。聽唱文華趙宋令。柴公在日有交情。
若說一人柴太守。本是清忠無罪名。今日為邪遭此累。洪弘自寃不安寧。事闕叛逆難八救。正是柴公到府門。
再三求救親頸首。後來報你萬重恩。宗令夢間心內感。可憐柴氏一家人。單生一子傳宗祀。憐他年幼不可刑。
不負柴公來托我。須將良計救他人。洪弘正是施仁德。暗囑司軍司獄廳。暗放一人柴公子。牢中得病忽歸陰。
暗把柴榮來救出。藏在文華大府門。人前不說柴公子。收作文華小書童。因他郎君才貌好。令他陪伴趙王孫。
匡胤時年方六歲。延師受教在書廳。便令柴榮為伴讀。同在書房院內序。王孫一見柴公子。若是同胞共母生。
相親不作書童待。道弟呼兄甚殷勤。同窗好似情如海。片時不見父安寧。匡胤今年文六歲。柴榮好似八年春。
柴榮生來年貌少。匡胤年輕甚長成。立在並肩差不遠。好似同年共歲人。柴榮公子溫柔性。王孫豪杰性剛明。
柔可制剛能見好。王孫甚敬姓柴人。惟說一人柴公子。世子調笑正同情。也是官家接養子。尊卑之禮未分明。
一朝同在書房內。業師床上未抽身。柴榮王孫同桌坐。兩相調笑美新文。柴榮說與王孫道。與弟作戲做君臣。
借將師位為王位。拈鬮為主坐龍亭。若是何人為帝主。要按朝儀把禮行。王孫大喜從他說。真個拈鬮立別成。
上書拈着為大小。丟在手中各半分。却說柴榮來拾着。王孫不從再爭分。二次王孫來拾着。兩人大笑各為君。
先是柴榮南面坐。說完王孫作次君。呼童便把香焚起。再將紅燭點双根。王孫下拜依朝典。書童唱禮唱平身。
正在書房來作戲。誰知宗令進書廳。抬頭一見驚非小。連聲唱問為何音。驚得柴榮忙退立。滿面通紅跳踉蹠。
書童不敢回言答。王孫大笑也抽身。便將作戲為君事。從頭說與父親聽。說道爹爺來得早。不曾見我坐龍亭。
今日王孫無意說。誰如果是後來因。事闕天意先徵兆。作戲誰知果應真。不談微憲機關事。再談宗令趙洪弘。
聽了所為心下想。當時大青姓柴人。若說王孫年尚幼。你今十二也知音。怎敢胡為非常事。枉讀詩書孔孟文。
因你姑夫貪為此。禍及連枝骨肉纏。你也應知非禮事。如何怎起這茶心。外邊若有人親見。不免笑罵我當身。